乘长风破万里浪

——记汉中地区劳模张福

陈仁晓

他有言："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有行：德才识胆兼备，锲而不舍。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位卓然可敬的企业家形象立在了天地之间。

他叫张福，自1989年六月受命出任汉中地区油脂化工厂厂长以来，就是他，迎风雨奋进四载，大打油厂翻身仗，把一个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的企业扭亏为盈，起死回生。如今的油化厂，产值、利润年年增长，经济效益步步上升，不但大厂这块"大蛋糕"越做越大，"小蛋糕"越做越肥，厂容厂貌也焕然一新。他不仅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戴，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

曾在1984年被评为中商部先进企业的汉中地区油脂化工厂，由于技改失利等诸多主、客观原因，1986年起经济效益连续四年大幅度滑坡，1989年下跌为本地区粮食行业的亏损大户。值此危难之时，不少人打起了出外谋生的念头，谁还愿进油化厂自讨苦吃呢！但张福同志却自告奋勇地接受了"厂长"军令状，走马上任了。

上任后，他不辞劳苦，带领一班人亲临本地区同行业单位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学习先进、找差距，短期内便摸清了油化厂失利的原因，并当机立断：认真发动职工献计献策，强化企业管理，深入开展以"节能降耗，提高出品率"为重点的开源节流、挖潜增效活动。力拔山兮气磅礴，1990年度，全厂收入起了质的变化，盈利25万元。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企业可以乘风破浪万里行了。

1991年，是油化厂第二轮承包的头一年。尽管面临困难重重，但张福同志始终有信心，积极带领全厂职工全面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为确保目标计划的全面实现，他又带头实行了中层以上领导班子集体风险抵押承包，使干部与企业溶为一体，相依为命，强化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同时，他还积极推行了目标成本管理和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对五个大车间严格实行"划小核算，分灶吃饭，确定成本目标，超奖欠罚"经济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改变了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不良状况。通过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及企业基础管理，理顺管理体系，确保当年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全厂70%的职工均升了半级或一级工资。

1992年，针对全地区粮油市场全面放开的新形势，张厂长与厂领导班子，结合本厂生产经营实情，狠抓企业整顿。通过开展小整顿，使全厂职工思想不断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走向市场的步伐越迈越大。在此基础上，结合贯彻《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精神，他又注重加强了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对中层干部在已实行聘任制的基础上，本着"能者上、平者下"的原则作了调整；对工人岗位逐步推行了动态优化劳动组合，按照"条件公开、平等竞争、双向选择、优化配置"的原则考核上岗，优胜劣汰，逐步推行了部门待业和厂内待业。为了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对后勤管理人员按照责任大小拉开了奖金档次，全厂分配向一线和苦、脏、累、险岗位倾斜。通过实施，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不仅产值、产量和自行组织原料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而且花色品种不断增加。现油脂产品不但生产有二级油，同时新开发了一级菜籽油、一级米糠油和高级烹调油、色拉油等新产品。粮油议价经营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克服重重困难，当年实现利润18.2万元。在张福的积极带领下，全厂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生产经营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一个有头脑的企业家，不但能管好生产经营，而且能管好职工生活。为此，张福把修建一栋家属楼当作二轮承包的一项重要目标来抓。他千方百计贷款，组织职工集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家属楼工程基本竣了工。

张福作为一名厂长，还积极出谋划策，支持厂工会创办"综合经营部"、"天汉酒家"、"工会技协"、"皮革加脂剂车间"等经营实体，使厂工会由原来的"福利型"变为现在的"经营型"，为消除经营者的顾虑，他明确宣布：经营方面在市场中的失误，只要不是谋私，不是渎职，不是违法，一律不追究个人责任，他还抽调精兵强将充实其中，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乘风破浪。天道酬勤，果然，该厂率先跃进了汉中地区工会办实体单位的前列。据统计，1992年工会经济实体上交税金2.99万元；实现利润5.6万元；并开发试制出了"软白油、蓖麻太古油和RCS复合型加脂剂三种新产品。

今年元月，他听说洋县油厂有一批非标油脂设备制造安装工程急需外加工，便主动出击。他带领工会技协的同志多次与洋县县委、县政府领导联系磋商，终于达成了"承揽预榨、浸出两个车间"的全套设备制作及安装协议。此项外协工程预计总费用将达60多万元，创造了工会技协最高加工年产量，也将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张厂长的积极支持带领下，厂工会不但为大厂增加了效益，还为广大职工增加了福利，办了实事好事，极大的增强了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1992年全厂年终表彰会上，厂工会将一块标有"支持工会工作的好厂长"的精制奖牌郑重奖给了张厂长。

几年来，张福同志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油化厂。1992年夏天，他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厂生产经营正值紧要关头，医生、职工们都劝他静心治病，他却如卧针毡，病稍稍好转，便急不可待地一头又扎进了厂。

今年，为把油化厂彻头彻尾地推下"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张福又及时拟定了新年奋斗目标，他依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提出了从明确"四个关系"入手，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开发"色拉油、调和油、皮革加脂剂、蛋白精系列产品和地板砖"五虎工程生产线及确保新年奋斗目标的"十项突破"。近期，他又及时促成组建了五大公司(厂劳司、粮贸公司、生活服务公司、工会实业开发公司、粮油配件公司)，果断地把一些福利设施推向市场，以尽快解决"企业办社会"的包袱。今天，面对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他就像一位沉着的舵手，正满怀信心地驾驭着"油化厂"这艘大船，迎风斩浪，飞速向前。

（照片 安建忠）

失当的题词

（北京） 秦海

近些年，请名人名家给图书题词越来越多，越来越滥。为了找名人名家题词，一些人真是曲里拐弯、费尽心机，"上穷碧落下黄泉"，浑身解数乃至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有的书是值得题也应当题的，名人名家也乐于接受，以此倡导一种风尚，一种精神，或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这种题词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有的图书，平庸至极，难得入流，充其量是七八流的作品，也竟然有名人名家的题词赫然其上。这种题词，就难以叫人恭维了。

这自然不能怪名人名家，而主要是那些千方百计寻求名人名家题词的人在作祟。他们请名人名家题词，不过是请"财神"。过去有敲门砖的说法，他们则是用名人名家的名当敲钱砖即敲开通往金钱的"光辉"大道。

一位在出版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与人合作要出一套丛书，合作者就拍着胸膛保证请几个体面人物中的一个为该套丛书题词，说只要有这么一个人物题词，就可借此"尚方宝剑"压某有关单位，让其发文推荐，那么这套丛书的发行量就可洋洋大观了，白花花的银子也就会争先恐后势如浪涌地流进他们的腰包了。据这位朋友说，这些人的路子野得很，什么高门大户都走得进，所以八成会如愿以偿。他们乐于与其合作，也是看上了这一点。现在，已请到一位相当体面的人物题词，正通过这个人物"顺藤摸瓜"，向更体面的人物那里摸去。十分清楚，他们真正要摸的，是银钱，名人名家的名不过是他们用来摸钱的垫脚石。当然他们打的旗号常常十分堂哉皇哉，即便是一些名人名家，若不留神，也会被他们所迷惑，心甘情愿地拿自己的名去替他们换钞票，自己还浑然不觉，以为在干一件功在社会，功在后人的善事呢。

对一本好书来说，名人名家的题词会使该书大为增色，该书又反过来提高名人名家的声望，使名人名家更名。这种情况用相得益彰来形容当之无愧。但是，如果是一部平庸末流之作，名人名家却题词在上头，开始时也可能会给该书增加一些诱人的光彩，但当读者读了该书之后，却只会使名家大为减色。严重一些的，那原以为的诱人的光彩还可能被认为恰是骗人的花招哩。这对名人名家的损失可就大了，其名不但彰不起来，还会迅速暗下去。

名人名家的名，建立起来很难，有些恐怕得费毕生的努力。而要轰毁它，或者给它抹黑，却相当容易。轻易题词，给不应题、不当题的图书题词，就是一种自毁名声的行动，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名声进行自杀的行动。历史上一些名人名家，因其行为不检点，常给后人留下笑柄。当今之名家名人，给平庸之作题词，也照样会成为日后有讽刺意味的笑柄。

名人名家，当你们受请受托（这种请托常常伴随着奉承吹捧之词）而准备动笔为某书题词之时，请千万慎重，不要让自己的名成为人家换钱、骗钱的法宝。

当然，如果你们之中谁因为缺钱花，想通过题词卖几个钱补贴家用，则另当别说，人们也完全理解。那就好好题吧，祝愿你早日成为以题词脱贫致富的万元户。

宝钢管杯 杂文大赛 BSG 宝鸡石油钢管厂协办

满庭芳

——庆建党七十二周年

李文举

万里神州，兆民欢庆，建党七二周年。华章新语，惠风飘管弦。中华民族砥柱，党领导，日月经天。荡腐恶，励精图治，再造新河山。

年年，马蹄疾，弓挽满月，击水扬帆。立市场经济，大道畅然。学习小平理论，奔小康，民富国坚。看明日，花团锦簇，晔晔照尘寰。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纪念建党七十二周年 何耘 刻

我的"古道"梦

（散文） 张嗣兴

记忆和联想的屏幕本是一块无色的空空的脑际空间。记忆似乎是飘散的电磁信号，那是本来就存在着的必然；联想似乎是一个完整的接收加工系统，那是随机率较高的偶然。记忆和联想一经结合起来，那空空的空间便是缩小了的宇宙，思想会有生命，不会倒退的时间被光子速度会搅出了许多昨天，声音似乎是光斑，光彩似乎是音响，梦幻就是理想的帆……

也是祖国的西域，也是雄浑的野山，也是湛蓝湛蓝的远天，也是曲曲弯弯的古道，也是一步步从遥远走向今天。

土的黄色是那样的凝重，难怪几千年的煌煌文化离不开这个色彩，至高无尚也离不开这个黄色，不过是在前面再加一个亮子而已，称谓亮黄。就是最得人心受人敬仰的先祖也取号做"黄帝"，才有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只是去了，也要葬身土黄的桥山黄土穴中，只是那桥山已被后人们用劲柏漫山碧翠了。我从这黄土地上走过来，身上还披一层黄土尘，却是望着碧绿而去。土的黄色是哪样的浑厚，那山、那川、那水、那树，到处都是这土黄色的变异，就是整个民族也没有脱开这个色彩，我们叫黄种人。我学过几天美术，知道这由纯黄异变出的土黄那淡淡的调子，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且叫做中色调罢！这种中色调，可能是国粹，如果是这样，我大概是粹不了的，老是想出些其它什么，什么的五颜六色，坦白地说我喜欢整个世界的瑰丽，要暖，也要冷，中庸不了，所以也粹不了。土的黄色是哪样的深沉，请看那历史的河，干涸了，摆满了鹅卵石的旱川，到处可见过去咆哮的壮观印记，那黄汤的漩涡，那黄汤的排浪，多少岁月的磨蚀，留下了满川石的枯黄。我极喜欢那石的顽强，却极不喜欢它那圆滑的模样，更不喜欢因为磨出了些黄色，便以正统居着横道的作派，去寻找涸河边流小多了的清清水、茵茵草，在过去的墟上找过去的梦，今天的道。

黄土飞扬的路，上上下下，曲曲弯弯，远远地看去颇有些诗意，在画家和摄影家的眼中或许都绝美的。早晨和傍晚，晨曦璨璨，余晖烁烁，山影凝重，路或明或暗，飞扬的尘雾不定会把您的思绪飘到哪去：是车辚辚，马萧萧，开拓疆域，故土戍边的征人去矣！是驼铃叮当，吆喝不止，驮运东方文明的商队踏上了丝绸之路！是胡笳声声、马蹄沓沓，文姬归汉的队伍在行进！思绪也许会在那汉柏，唐碑、明塔、宋庙前凝目；也许会在那清化砭，子长陵凭吊；也许会离奇地幻映松赞干布特使遣唐和文成公主远嫁的盛彩隆重景象。噢！这是我的"古道"，这是我的"古道"之梦！

我就是带着这许多梦，在跋涉，在古道上寻觅历史的见证，在历史中寻找我的梦。长城的残垣，在北风中嘶鸣，孟姜女的恶梦断了，长城连海的那头馈赠的雨，使多少相思续成了线；杜甫川崖畔的古庙里不断飘逸的香烟，一直述说一个"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历史动人传说；唐兴庆宫的密树中至今还悠荡着长恨歌的余音；长安歌舞升平，一曲民族的交响诗的奏鸣，那明亮铿锵的节奏击打，总是让人想到了"万户捣衣声"。呵！永恒的主题，远古现实的梦！

我耳边有梦里的风，眼前是梦里的景，我在梦里，梦在我心中，我确确实实踏上了一条古道，我的"古道"，这却不是梦。

七月

师惠平

七月 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命
还有胸中翻涌不息的热望

七月 给予我的不仅仅是党旗前的激动
还有做春蚕 做砖石的沉思

七月 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母亲的宽厚
还有严父般谆谆教诲……

七月 神圣而庄严的月份
霞光似金 月圆如画
党旗招展 心儿炽热
然而 总有一缕缕惆怅袭上心头——
我无论怎样努力
也无法回报地的给予

镰刀和铁锤

袁洪新

一把锋利的镰刀
曾收获了多少希望
一把高举的铁锤
曾锻打出无数刚强
镰刀和铁锤握手
凝聚成一颗明亮的星
照亮跋涉者的信念
照亮千万颗不甘屈服的心灵

世说新篇

潘阳

养犬者说

世有养犬者，养犬不成，遂养猫。养猫不成，遂养兔。养兔不成，则自认命蹇。将房屋施舍于鼠，而鼠竟不至。嫌其房灶无可啮之食，皆搬往他处。

撰文者言：吾观世上之人，稍遇挫折便迁回改道另谋他图而终身一事无成者，与养犬者何异？悲夫！

何言知识？

楼上住大款，楼下掌大权。教书者于其中，视之若等闲。

有钱的，一掷千金。有权的，左右逢源。问教书者，尔有何物可用？教书者云：我有文化和知识。

问知识文化何用之有？答曰：可以掌权，亦可挣钱。可以兴国，亦可亡国。

曰：如尔所云，当富贵无比，何以贫穷如洗呢？

教书者无言以对。

下海

第二职业兴起。世人皆欲「下海」，一展宏图。唯左老先生持古杖立于道左。

适逢善游者至，左先生劝曰：「大凡溺水者，多为会水之人。你等欲寻死乎？」

会水者闻言，不敢涉足于海。

后有初学者至，左先生又劝：「不会水者下海，无异于自寻绝路乎？」

不会水者，亦被左先生吓退。

唯有少数胆大而不信邪者，腾然跃入水中，俱成弄潮儿！

刊头设计 范红江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山中小唱》序

高信

张中山同志(笔名若白)把这本《山中小唱》编好后，匆匆从商洛山赶到我西安南郊的新居，令我为此书写一点序一类的文字。我说：由我写序，是不妥的，因为我不是写序的最佳人选。按成规，写序的人，必得或居显要，或有大名。这两项于我都不搭界，虽然前些年，一位学界后辈为其前辈宗白华的文集写过序，一时传为美谈，但终究还是行不通。不过，写一点读后感想之类也还是不敢推辞。原因很简单：一来，我们是朋友，朋友看到朋友的作品能够出版，自然高兴，写千把字以表祝贺，原是情理中事；二来，你曾经是我的上级，上级有令，下级当然得执行，下级服从上级么！虽然打了一点小小的折扣；第三，我对你的写作情况比较熟悉，谈谈感想，也还是有资格的。中山听了我的话，不禁哈哈大笑道：那行！那行！中山是一位挺随和的人。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也佩服他洁身自好，没有染上时下流行的文侩习气，依然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作家的质朴和纯真。

中山写散文，路子颇宽。举凡散文三大类，议论、记叙、抒情，样样来得。写得最多的大概是议论散文和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比较少，而且多附丽于以上两类之中。这与他的学养、才情有关。犹记得当年在一块谈文说艺之时，他常说到，北方的《散文》，南方的《随笔》都发散文，相形之下，他更爱好南方的《随笔》。这看法正与我的私见相合。我们认为北方的《散文》侧重于抒情，南方的《随笔》则着力于议论、记叙，而后者，洋溢着扎扎实实的学问功底，深沉厚重，炉纯青，前者的抒情是年轻人的事儿，精致小巧，玲珑剔透。当然，文体之间，并无轩轾，作者运笔的选择，当然也有充分的自由。中山之于议论、记叙散文情有独钟，我前边说过了，与他的学养、才情有关。他酷爱读书，尤其对古典文学，爱之、通之。前些年，我曾以文，力主他研究古典文学，一位朋友不以为然，写了文章教诲我："须知写什么是勉强不得的。"我自悔失言，不敢吭一声。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握手言和，大家都不必为中山同志的文路指点方向，中山是有主见的，搞古典文学研究，未尝不能写散文，写散文又未尝用不上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积累。两者结合，远缘杂交，自有好文章出现，《山中小唱》足以证明此言不虚。

中山的散文的特点，以我之见，刚健之美加诸而不愧。他写山、写水、写人，他写情、写景、写事，朴实无华，娓娓而道，华瞻来自醇厚，壮美源于真实。他不会扭捏作态，也不屑无病呻吟，他的散文全然是他性格的物化，是他不可已于言的至情至性的自然宣泄。至于他的偏重于议论的杂文，那冲腾着的爱憎之情则有点灼灼逼人。他曾慨叹于革命传统的一度被冷落，焦虑于读书之未成风气，亦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痛心疾首，这些都化成他的杂感和随笔见诸报端。我总以为，从散文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而从杂文，则更易于看出作者的品格和思想。中山的杂文的刚健之美，正表现在它的堂堂正正之气，也表现在他的昭然毋稳的对真善美的礼赞和对假恶丑的抨击，他不去掉书袋以充渊博，摆花架子吓唬读者，更不以阴阳怪气冒充"杂文味"，以油腔滑调糟踏幽默。我这样说，并非是说中山的杂文已经至完至美，不，当前，杂文创作能够达到鲁讯先生那样水平的作者还是太少，太多的倒是诚如严秀同志所批评的那种：一些作者"大多采取打麻雀战办法，动辄数百篇，两三年间，数量之多，往往胜过鲁讯数倍，所遗憾者，往往无一篇令人一看不忘之作"。中山同志之不足，倒是写得太少。我希望中山在保持相当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基础上，多写再多写，定能卓然有成。

《山中小唱》是中山写作的一个小结，以此为起点，前边的路正长。中山，努力啊！

初·识·陕·北

张县伦

天高地远
召唤我们的
是一路的秧歌
满坡的腰鼓

小米饭也好
红高粱也罢
作为一种图腾
以充足的份量
辉煌着中国的历史
初识陕北
这向往已久的圣土
谁的歌子，在塬头
纷纷呈呈

五谷的光芒
透过白羊肚
和稔熟的信天游
从陕北腹地
缓缓走出
以及旗帜
以及精神

远望一孔窑洞
肃然而立
……黄河岸边
一首恩泽永固的民歌。
让我们依依后生
朴素地升腾
抑或再生

《贾平凹专号》即将出版

由《出版纵模》编辑部编辑的《贾平凹专号》将于今年7月出版。该专号首次集中系统地记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创作、编辑、著作出版、签名售书、读书、藏书等方面的鲜为人知而生动有趣的活动和逸事。既有创作《浮躁》和《废都》等作品的纪实，也有编辑《长安》、主编《美文》的曲折写照，不仅记述了名记者、名编辑、名作家、名学者向平凹组稿、投稿、相互切磋，谈文论艺等各种交往，其中不乏对平凹人品、文品的评价，而且也反映了广大读者、贾平凹迷们对平凹的作品的欣赏、迷恋和珍藏。同时还刊载了平凹新作的序跋书评，读稿人语，平凹与朋友、记者的谈话，反映了他对创作、编辑、出版、读书诸方面的精辟见解，对于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编辑、出版工作者和读者不无启悟。另外还载有《废都》故事梗概，插有有关贾平凹生活创作照和原稿手迹，极具收藏价值。

周养俊散文集《雨后天姿》出版

周养俊的散文集《雨后天姿》，最近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入选了周养俊近期散文作品100篇。入选的散文大部分是反映邮电职工生活的作品，作者以一个邮电职工的眼光和心灵去看待生活，感受生活，真实地写出了邮电职工的苦与乐，写出了他们在乡村土地上奔波的艰苦历程和独特乐趣以及置身于城市中的困绕心态和人生追求。

戒烟

不知从哪天起，终于抽出了烟瘾。

记得婚前，妻劝说过，少抽点，最好甭抽。一面又有几回还为我买来了高档烟。便是劝说的时候，也很柔。

我是想戒的。那时候，几天不见她，躺在床上慢慢地有她那柔柔的劝说。于是就掐灭烟，毅然撂了。

我却没戒了。就一直抽到婚后。

与妻朝夕相处，就毋需再去回味。劝说是时时劝说的。起初也柔，同时还有甜心的嗔。便也收敛了一度。后来就不了，敞开地抽。就抽到一天一盒的水平。

也不知妻从哪天变了，劝说成了数落。口气里一点也没有了那个柔。岂至呢，还很强硬，抽么抽么，再抽就……离。话说到这份上，至于月里那点钱全让你冒了烟，甭吃饭光抽烟得了……等等，这些话究竟说了多少回，是想不清楚的。

说离是吓人。怕吓么？快三十的汉子了。顶也是顶的，嘴里说，手里就掏烟，就燃火，等弄出几口烟气来，便一心的胜利。妻那时候就很颓然。"输"是不服的，再发一声戒令：赶明儿不戒了就甭想进屋。一脸的愠色。

早先那个嗔没了。抽着，麻辣。

再一回，还是妻在数落，很躁。还是掏出烟，燃火，弄出几口烟气，其中一口硬没散，绵乎乎的圆圈便荡着飘，飘到妻面前。妻过来了，很快，同时有只手也过来了，一晃，手中的烟没了，飞起来，划个弧，落在床上，滚了滚，停住。

我愣了。妻也圆睁着眼睛，望一望我，再望烟。烟躺得很静，那着的一头仍着，且有一缕烟气冒着，轻轻地升起。

我觉得我浑身很热，仿佛热得在膨胀。心里一面又告诫，我不能鲁莽地去动妻。我要看着床单烧出一个洞。那床单是婚前跑遍全城买到的，妻那时候很满意。满意了就当着许多人送了我个飞吻。

我要看看那床单烧出一个洞。除非妻去取掉烟。

妻没动。渐渐收回目光，又回头望着我。脸上没了先前的愠色，成了颓唐，成了委屈，仿佛也有几丝哀求……

我动了动，仍坐好。

突然，妻朝我扑了过来。

在我的胸口，妻深深地埋着头，浑身急剧地抽搐。渐渐有了嘤嘤的啜泣。

我戒了烟。断然戒了。

有那幅拇指大黑洞的床单为证。

本报地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10－018号 各部室电话 社长总编室：724644副总编室：724624办公室（中缝广告室）724642 编报部：777708 记者部：724664 副刊部：724649 广告部：724613 美编室：724654 会计室：710619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